乌蒙山采风散记

徐 鲁

一

乌蒙山区的月亮,是我见过的最美、最亮的月亮。

不知是在什么年代里,生活在乌蒙山区的老人们留下了一句老话,叫作“桫椤寨在月亮上”。这句话,把乌蒙山月亮的美丽、皎洁和神秘,活灵活现地描画了出来。有月亮的夜晚,乌蒙大地一片澄净。月亮又圆又大,明晃晃的,仿佛一抬脚就可以走进去;皎洁的月光,洒在桫椤树、凤尾竹、金竹、苹果园、土楼、瓦屋上……好像给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水银般的光亮。

因为月亮那么美,乌蒙山人喜欢用月亮来形容女性的美。

“乌蒙山的月亮,山上的索玛花,都没有阿妈漂亮。”

“阿姐洁白的牙齿、明亮的眼睛,比天上的月亮还明亮。”

这是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彝族孩子常挂在嘴边的话。

二

乌蒙山区的彝族人喜欢在山坡上种荞麦。他们把荞麦叫“荞子”。彝族人传说,荞麦的种子是小狗用尾巴从月亮上带来的,泽泽夺是彝族里第一个种苦荞的人,是他最先从小狗的尾巴上取下了苦荞的种子,埋进了泥土里,彝族人今天才有荞子吃。所以,老一辈彝族人传下了这样一首童谣:

小狗的尾巴上,/沾着小小的荞籽。/是从月亮上带来的吧?/泽泽夺取下荞籽,/带到山上去,/用双手刨开地,/把种子埋进土里。/荞子开花了,/结出了果实,/荞子变成了吃的粮食。

彝家人过年的时候,都要先给狗狗喂一些吃的,然后全家人才可以动筷子吃饭,以此表达对小狗的感恩,感谢小狗从月亮上带来的苦荞种子。

三

春天里,洒渔河两岸傍水而生的柳树,萌发出了浓浓的绿色。乌蒙山乡亲把河岸的柳树叫作“烟柳”。

这个名称很美,也很形象,我在别的地方从未听说过。无论是洒渔河,还是弓河两岸,都长满了婀娜多姿的烟柳。烟柳树冠看上去“一笼一笼”的,细雨蒙蒙、白雾缭绕的白天里,每棵烟柳真像笼罩着一团或浓或淡的“绿烟”一样。到了夜晚,淡淡的月色洒在烟柳树上,给每棵烟柳都镀上了一层水银般的光芒。

四

乌蒙山区的昭通地区,是全国有名的苹果之乡。洒渔镇更是几乎家家都有苹果园。一到秋天,小镇四周的山坡、村外、路边、河畔,到处都是伸手可摘的苹果。

你知道苹果花是怎样绽放的吗?

早春时的苹果花,就像一个娇羞的小姑娘。当她还是一个小小的花骨朵的时候,她有着红艳艳的脸庞,或是粉红粉红的颜色,就像羞涩的小姑娘在紧紧抿着娇艳的小嘴;等她迎着明媚的春光慢慢绽开的时候,她小小的脸庞就渐渐变成了纯白色。

苹果花的白,是一种轻柔的春雪般的白,一种最纯的羊脂玉般的白。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或并排着,或簇拥着,灿烂的苹果花,挤满了每一根枝条,散发着清新的芬芳。这样的日子里,当你从苹果树下走过,你还会看到,每棵树下都像是铺着一层洁白的花瓣毯子。

五

彝族人有句谚语:“火塘是彝家人的‘魂儿’,衣裳是彝家人的‘脸面’。”乌蒙山区的农村,家家离不开火塘。火塘是乌蒙山区冬天里的“灵魂”。

在这里,人们烧火做饭,可以用天然气,但多数乡亲还是习惯用柴火。柴火又分“家柴”和“硬柴”。像松根、松枝、藤子和一些细小的杂树干枝之类的柴火,叫“家柴”,烧火做饭是可以的,但不耐烧,烟也大;生火塘用的柴火,得用“硬柴”,比如柞木、野板栗、山樱一类的硬木,耐烧,火头也大。

不过,打硬柴得走很远的山道,往深山里去。近处的山冈、岩脚下,只能砍到一些家柴。要进山打硬柴的时候,打柴人一定会带上一些干粮和酒水,既能敬“柴神”,又可给自己解渴、解乏、垫垫肚子。

乌蒙山人打硬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俗:进山打柴,首先要敬一下“山神”和“柴神”,把带进山的酒水和食物,摆在岩脚下和要砍的杂木丛前,念念有词地念诵几句吉祥话,大意是求得山神和柴神宽谅,保佑砍柴人平安,期望来年这一带还会草木茂盛、取之不竭,等等。

彝家人祖祖辈辈感恩的“山神”叫“木尔木色”,感恩的“柴神”叫“木乌格子”。真诚地敬过了山神和柴神后,才可以抽出事先磨得锋利的砍刀,开始砍柴了。

砍下的硬柴,都砍成了一样的长短,码成堆,然后再砍一些坚韧的藤子,或把细长的苦竹扭成坚韧的竹篾,或用韧劲十足的牛筋草搓成结实的草绳子,把砍下的木柴捆成一捆儿一捆儿的,码放在一处对着风口和向阳的山岩上,便于风干。

山里人为人朴实,不会为了一两担柴火,背上不劳而获的坏名声。所以,无论是谁打下的柴火,放在那里多久,都不会被人担走。你想什么时候来担下山,就什么时候来好了,都没有问题。

六

乌蒙山区的乡亲平时说话,喜欢用谚语。他们口头上的谚语和俗语,质朴而生动,来自切身的生存和生活经验,又带着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比如:

“不走山路不晓得平地,不吃苦荞粑粑认不得粗细。彝家人走到哪里都晓得感恩知足。”

“金翅鸟的翅膀,是贴着彝家人的金竹梢梢长硬的;彝家的好娃娃,都是吃着阿爸种的荞子长大的。”

“阿鸡谷的心事,竹林子最知道;儿子的心事,阿妈最清楚。”“阿鸡谷”就是布谷鸟。

形容一个人缺少自知之明:“马看不见自己脸长,羊看不见自己角弯。”

“狼有狼道,狐有狐路,猎人有猎人的脚板子。”

“自家种的苞谷是珍珠,邻人撒的荞子是宝石。彝家的孩子,哪有不喜欢阿妈做的东西的?”

“水牛不驮盐,骡子不犁地,彝家的孩子,不跟阿妈说假话。”

“高山有了雾就相连,平地有了河就相连。彝族和汉族有了共产党就相连。”

“话有五句十句,共产党的话最中听;路有千条万条,共产党指的路最光明。”

“软绳子才能捆得住硬柴火。”

“竹子能砍成两截,萝卜能切成两块,哪位阿妈舍得跟自己的孩子分开?”

“荞子花开在一起,颜色才能红艳艳;勤快的人聚在一起,办法就会滚滚来。”

这些生动鲜活的谚语,都带着文学上的“比、兴”手法,但又是一般文人想象和创作不出来的。

七

乌蒙山区的歌谣,也很有特点:生动、鲜活、直观,却不乏想象、幽默与夸张。比如这一首:

今晚的月亮圆圆的,/明晚的月亮圆圆的,/圆圆的像老树桩,/树桩中间滑滑的,/树桩边上毛毛的,/就像小松鼠的窝窝。//松鼠的腿子胖胖的,/胖得就像布帕缠着,/胖得就像老年猪。/老年猪长得真好看,/两只耳朵像芭蕉扇。

八

彝族人把年老的、富有智慧的老人叫作“老毕摩”或“毕摩爷爷”。老毕摩们喜欢蹲在寨子边和晒荞子的谷场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攀比着今年的收成。

几个彝族小学生放了晚学,回到寨子,经过毕摩爷爷跟前时,少先队员们齐刷刷地一起举起右手,给毕摩爷爷们行了少先队的队礼:“毕摩爷爷好,给你们敬礼!”

“啊呀呀,唱歌的金翅鸟飞进了家门口,红艳艳的索玛花开到了篱笆上!原来是我们的女状元们回来了呀!”

老毕摩们一边咧着大嘴开心地笑着,夸着孩子们,一边也学着孩子们的样子,连忙举起了右手“还礼”。好笑的是,有的爷爷竟然把两只手臂都高高地举过了头顶,看上去就像在举着双手“投降”一样。

“今天吃大米,不要忘了毕摩爷爷过去吃荞子;今天当家作主,不要忘了毕摩爷爷过去当娃子。”这是老毕摩们经常挂在嘴上、对晚辈们讲的话。

九

我在乌蒙山区采风和体验生活,为的是创作一本以乌蒙山区脱贫攻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书名叫《爷爷的苹果园》。我把故事地点就放在长满烟柳的洒渔河边的“苹果小镇”洒渔镇上。小说要写出乌蒙山区的风情和人性之美,也要讲述乌蒙山新一代少年们的成长故事。

我设想着,小说的小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乌蒙山区的彝族小男孩,还有他的阿爸、阿妈的故事。给这三位彝族人起个什么名字呢?我颇费了一番琢磨。

有一天,我向彝族小说家吕翼请教:这个彝族小男孩,聪明懂事,他的阿妈美丽贤惠,他的阿爸勤劳能干,如果小男孩名字叫“乌格”,他阿妈叫“阿依扎”,阿爸叫“曲木嘎”,这样的名字有无不妥呢?吕翼告诉我:这三个彝族名字,起得挺好。阿爸叫曲木嘎,说明彝族姓为曲木,“嘎”有快乐的含义;阿妈的名字里有小姑娘的含义,“阿依”就是姑娘,“扎”是小孩子的意思,可以代表美丽清纯;“乌格”有手艺人、工匠的含义,加上阿爸的姓氏,学名可以称为“曲木乌格”,在家里或平时就叫“乌格”。

没有想到,第一次给小说里的彝族主人公起名字,我竟然起对了。

我的小弟叔

喻之之

被大家称为小弟的叔叔,在家里排行老三。

他上面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姐姐端庄娴静,成绩也好,是大人们嘴里“别人家的孩子”。他哥哥也长得漂亮,更因为是长子长孙,得到了特别多的宠爱。

农村有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的说法,小弟叔从小便穿哥哥的旧衣服,人们从小就看到他穿着打着大块补丁的旧衣服,拖着鼻涕跟在姐姐后面,但他不计较,还经常笑呵呵的。

也不知道是因为营养跟不上,还是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小弟叔的哥哥长了1.76米,他却只有1.65米——那是穿上鞋,连鞋跟在一起量,才有1.65米呢。坐在门口纳鞋底的婶婶们,拢在我妈妈的耳朵上说,那鞋跟,我眼见着,好厚的呢。

小弟叔成绩没有姐姐的好,又不如哥哥长得俊朗讨人喜欢,待人接物不如姐姐,做事下力气又不如哥哥,他得不到父母的宠爱,吃饭没有正席,关键时刻讲几句话,又常常不在点子上,惹得大家哄笑。茶余饭后,在槐树下歇阴的时候,人们老拿他开玩笑,他的身高、身板、力气,都是玩笑的对象——小弟,1991年娶妻,洞房夜,需垫足才够妇嘴……因为有小孩子在,村里的教书先生说得很隐晦,大人们都哄堂大笑,但从那带着“挤眼睛”味道的笑声里,小孩子们也听出点什么来了,也都偷偷捂着嘴笑了。

年轻一点的,喜欢把他按在地上,当作马鞍,从他身上跳过来跳过去,让他忍受胯下之辱。小弟叔会红了脸,但爬起来后并不恼。

读到初中以后,姐姐的成绩突然就不好了,家里人让她回来,送她进了缝纫厂。哥哥不太爱学习,这使得成绩不太拔尖的小弟叔有了两次复读的机会,第二次复读他才考上了普高。读高中有什么用?又不能分配工作!再读三年,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他父亲说。小弟叔赌气绝食,一连在床上躺了三天,最后还是姐姐偷偷塞给他一笔钱,他才去高中报到的。

经过三年的努力,小弟叔考上了一个中等偏下的大学,全家人一起长舒了一口气,仿佛从冰凉的井水里,把这些年的血汗钱打捞起来了。

大学毕业后,小弟叔进了一家很普通的单位。当然,他更普通。他既不太有才华,也不太有个性;既不太阿谀奉承,也绝不冒犯任何人。因为自知卑微,又身无长处,他今天跟在这个大佬后面,明天跟在那个大佬后面,都喊他们大哥,在各种场合都俯首称臣,但他又没真正把任何人当作大哥。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他姐姐嫁了个殷实之家,姐夫踏实肯干,开了一家预制板厂,很快身家已经超过了百万。哥哥被一位富家女追,很快结婚生子,婚后,丈母娘和妻子接过父母的接力棒,继续宠爱他。而他呢,因为表现平平,竟然连分套房的资格也没有,婚姻大事迟迟不能推进。

风向一变,那些原来读中专而分配到工厂的同学纷纷下岗,读中师的变成了低学历,他不得不多读的四年成了香饽饽。突然有一天,小弟叔发现他成了圈子里的大佬。

自打娘胎里带来的想要建功立业的渴望,像远古的旷野里吹来的火星一样,摧枯拉朽般地点燃了一切,他开始疯狂地讲学、走穴、做项目,频繁出入各种酒局。人们介绍他时,总要在他的名字之前罗列一大串职务,那是比他本人和酒精更令人激动的所在,但小弟叔已微醺,并未品尝出这两者的不同。

那几年,小弟叔回乡更频繁了一些,他在村里建了一栋小别墅,时常呼朋引伴回来打牌、钓鱼,他开始接受村民们面带善意的问好,开始的时候,他热烈回应,久而久之,便只是匆忙点点头。

他胖了一些,老了一些,大概因为是腰杆子挺得更直的缘故,竟然看上去比年轻时要高一些。他开始坐在家里的正席上,连已经佝偻了的父亲,也只能坐在他的下首。他被当作著名乡绅参加村里的一些活动,比如祠堂剪彩、土地庙竣工、新修水库……最近这些年,村里发了财的能人不少,为了占据首席的位置,他往往不得不往功德箱里放上一笔不薄的款项,朋友们都知道他不过是在打肿脸充胖子。多年被压抑后导致的怪脾气,致使他在单位并不如意,他想登高一呼,却应者寥寥;由于学术粗浅,他与弟子的关系也相处不好,并没有几个跟随者。但是当下一次,村支书谦卑地站在他面前时,他还是会清清嗓子,挺直腰杆,迈着故弄玄虚的方步踱出去。

于是,小弟叔只能更加疯狂地讲学、走穴、做项目。终于有一天,他在给某培训班小学生演讲的讲台上,轰然倒下了,当时他嘴里正喊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还没讲完的时候,就倒了下去。

小弟叔走了。比他年长很多的人,都在他的葬礼上抹着眼泪叹气,他们怀念那个拖鼻涕、穿破衣服的小弟,怀念那个被按在地上爬起来之后仍笑嘻嘻的小弟,怀念那个坐不上正席,还帮家里主客盛饭端盘子的小弟……人们说,多好的一个人哟,甚至在仪仗队走过土地庙门前,看到他手书的对联时,人们也忘了说一句,这是小弟写的呢……

他哥哥带着家人住进了他的别墅,他姐姐把院子里的花草全拔了,种上了白菜、辣椒和茄子,她已经有两个孙子了,有时候在给茄子拔草的时候,她会直起腰来感叹一句,我那个弟弟哟……

一束童年送出的花

安 宁

教师节这天,我对五岁的阿尔姗娜说,我们给你的老师送一束花好不好?

阿尔姗娜立刻欢快地说好。于是我翻出一张漂亮的卡片,将阿尔姗娜想说的“老师,我永远爱你,教师节快乐”,代她写在上面。她还在上面画了两个手牵手的小人,并告诉我说,其中一个是塔娜老师,另外一个是她自己,两个人正一起开心地吹泡泡。

然后我便给塔娜老师发微信,打算午休后送过去,结果老师说在外面办事,下午六点才能到家。于是阿尔姗娜眼巴巴等到下午五点多,便催促我赶紧去给老师送花。一路上交通拥堵,老师的事情也没有办完,还需要大约半个小时才能回来,她便建议我们将花放到小区门卫那里。但阿尔姗娜迫切地想要见到老师,希望当面交给她,并对她说一句“教师节快乐”,为了她这样一个小小的愿望,我决定等老师回来。

于是两个人到了小区后,便在广场上玩耍,好在那里有许多游乐设施,阿尔姗娜玩得不亦乐乎,还让我拍视频给老师,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这次,老师的回复有些模糊,一边说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一边又说事情还没有办完。看看表,已经过去四十多分钟,我听出年轻的老师被这一束花弄得有些为难,便决定不等了,阿尔姗娜却有些不悦,坚持要等,并自顾自地玩起跷跷板,结果一不留神,从上面摔下来,嘴里流出了血。她大哭,弄得我愈发烦乱,于是抱着因为没有水而有些蔫了的花,和我一冲动签名送给老师的一本书,拽起阿尔姗娜就朝门口走去。结果,北门的门卫说要下班了,让我转到西门去寄存,又只好拉着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阿尔姗娜烦闷地朝西门走。

这是二环外的一个小区,到处都是二三十层的高楼大厦。路上行人很少,呼啸而过的汽车,让马路看上去愈发地空荡和荒凉。秋天的风吹过来,吹干了阿尔姗娜的眼泪,也吹干了她抹在我文艺风长裙上的鼻涕。

最终,我们将花朵、卡片和书,一起交给了传达室的师傅。传达室里乱糟糟的,只容得下一个人转身,我环视几圈,才最终决定放在窗边,那里有一个窄小的床,床上有一小片干净的空地。我仔细地摆好礼物,尽可能让花舒适一些,而后又拍了照片发给老师,这才拉着阿尔姗娜走出了门。

阿尔姗娜依然絮絮叨叨:老师回来会记得拿礼物吗?如果花枯死了,老师忘了拿怎么办呢?明天我去了幼儿园,老师会问我礼物的事吗?她会知道是我送的吗?我叹口气,很想告诉她,或许在老师眼里,这只是一份不值一提的礼物,不会像我一样,看到花朵蔫了,都会生出疼惜。但我还是努力装出开心的样子,告诉她说:会呀,老师肯定会喜欢的,但是不要告诉别的小朋友你送花给老师了哦,因为或许有的小朋友家里很穷,买不起花给老师,听见你送花给老师,他们会很伤心。

临睡的时候,收到幼儿园老师的微信,拍了一张把花朵放到装有水的花瓶里的照片,并说:谢谢阿尔姗娜小宝贝哦!那时,阿尔姗娜已经睡了,怀着满满冲动最终变成了鼻涕眼泪和失望的遗憾,进入了梦乡。不知她今晚会梦到什么,梦里有没有跟心爱的老师在吹泡泡。

第二天早晨,阿妈送阿尔姗娜去幼儿园回来,说:塔娜老师刚刚看到阿尔姗娜,很高兴,说谢谢她送的鲜花和卡片。阿尔姗娜说了什么?我问。嗐,她就害羞地低着头,什么也没说。

下午放学回来,阿尔姗娜一见我就兴奋地说:妈妈,今天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塔娜老师抱了我,说很爱我,因为我送了她礼物。她说这些的时候,满脸都是甜蜜和幸福,好像获得了无上的殊荣。随后她又问我:妈妈,为什么我送了礼物给老师,老师就更爱我呢?

我想了想,回她:因为你送礼物,代表你爱你的老师,老师知道你爱她,她也会更爱你啊!所以呢,你以后要学会给喜欢的人,送自己喜欢的礼物,记住,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哦,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别人会更不喜欢呢。

她认真地点点头,似乎听明白了,又似乎不太明白。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八八八期

22 私人空间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作家出版社

律师在办公室里写东西,接待当事人,也在那里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跟世界隔绝一会儿,供自己思考和放空,哪怕叹口气甚至大喊一声,也没有别人知道。

律师们也到处跑,但无论跑到哪里,律师也需要跑回来。律师还是有很多时间是在自己的办公室度过的。

刚刚来的新人,大多数是坐在敞开的工位里。每人一个工位,不大的地方摆放着自己的电脑和参考书,还有案卷。坐累了站起来,放眼望去,很多小伙伴都在各自的那个小格子里,翻阅材料,手指在键盘上翻飞。

别看空间不大,律师还是会在自己的桌上摆放一些私人化的专有物品,花盆不大,鱼缸也不可能大,但是不影响花的盛开和鱼的畅游,室雅何须大,就算小到一个格子,也不影响律师们对于美好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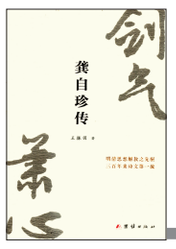
全世界的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格局都差不多,工位摆在屋子中间,四周的一圈儿是合伙人独立的房间。四周靠窗,风景好,办公室的面积也都一般不是很大,但是关起门来,完全属于自己。坐到独立的办公室去,成为合伙人,那是很多新律师的追求。

律师的办公室,一桌一椅一书柜,和其他行业的办公室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但相比工位,十几平方米的独立空间,就可以彰显更多律师文化了。很多律师的办公室会有照片和著名人士的合影,参加重要活动的或者开庭时的照片。如果没有和名人大人物的合影,那就摆放自己的全家照片,给人的感觉是屋子的主人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律师办公室的墙上除了挂照片的,当然也有挂字画的,或者是地图和其他的各种风格的挂件。也有不少律师屋子的墙上从上到下都堆满了书和各种材料。而律师的桌子,有的非常整洁,这体现了律师的行业特点,严谨、今日事今日毕。也有很多律师的桌子乱到不可收拾,看起来一团糟,但是自己埋头其中能乱中有序。桌上也可能会有各种类型的钟表,过去都有电话机,现在一般都没有了。不少律师的屋子里会有个人色彩鲜明的东西,比如说高尔夫球杆、臂力器,还会有更加鲜明的纪念品之类物品。

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办公条件普遍好了,有各种功能的屋子。会客室和会议室都是必须有的,而且大小风格各异。律师事务所也普遍都有了宽敞的档案室和文印室,有一定藏书的图书室。还有不少律师事务所有自己的私人电影院。有食堂、厨房、咖啡屋,除了健身房,还有固定场所专门用来让律师发呆减压。好多律师事务所还有模拟法庭,有的律师扮演当事人,有的本色出演还当律师,有的律师扮演审判员,穿上法袍,用法槌敲击桌子,说,现在开庭!

54 入木三分指弊端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团结出版社

《明良论》告诉人们,统治者鼓吹的乾嘉盛世已经过去,国家已经贫穷不堪。龚自珍说:“崇文门以西,彰义门以东,一日不再食者甚众,‘一些仕宦人家’廪告无粟,厩告无刍,索屋租者至相逐,家人嗷嗷然呼。”仕宦人家尚且贫穷至这个样子,更不要说挣扎在饥饿中唯求温饱的老百姓了。

龚自珍在这些文章里对封建官吏的无耻嘴脸揭露得入木三分。他说:“士不知耻”是“国家之大耻”。近代的读书人自从步入官场那一天起,羞耻之心就不存在了。做官时间越长,羞耻之心越少;名望愈高,越会巴结逢迎;地位越接近皇帝,献媚取宠的手段越巧妙高明。“三公”“九卿”地位非不崇高,但对于古代大臣那种高风亮节,不但眼看不见,耳听不到,甚至连做梦也想不到。大臣们应有的气节,扫地以尽了。龚自珍指出官吏无耻的严重后果:自下向上,层层蔓延,势如烈火;由上向下蔓延,就像洪水,最终势必危及国家社稷。

龚自珍对封建官吏那种不顾礼义廉耻的丑态揭露得入木三分。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种人极端自私,吃着国家俸禄,却丝毫不把国家利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只知教育“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诚,国事我家何知”。一旦国家到了危急关头,他们便“纷纷鸠燕”一样逃避无踪,作鸟兽散了。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用人制度的严重弊端。他指出,这种用人制度,由三十进身,熬到一品大员,其“齿发已老,精神衰退,并且思想保守”,因阅历而审顾,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并且这些人多为子孙考虑,老马恋栈迟迟不肯退位让贤。而“英奇未尽之士,亦卒不得起而相代”。这便是朝廷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原因。自珍的分析真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他把这种情况用城东民谚概括:“新官忙碌石呆子,旧官快活石狮子”,真是形象极了。他常风趣地说:“若论资格,谁比得上午朝门外的石狮子呢?”

龚自珍甚至极为大胆地把批判的锋芒屡屡指向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帝:“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免冠,夕见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左顾则罚俸至,右顾则降级至,左右顾则改职至。”他形象地比喻,这就像庖丁宰牛时,要求他“多割一刀笞汝,少割一刀亦笞汝;像伯牙弹琴时,固定他的琴弦,限制他今日必须志在高山而不能志在流水;就像羿在射猎时,限制他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

9 貌似平淡无奇

警 卫

晓 重 著

作家出版社

郭玉昕看过视频后,连忙点击语音通话按钮:“‘窝囊废’,这个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高克己说:“石击现场发现的,我看不准,所以赶紧传给你瞅瞅。”“我拿不准,但是它太像了……”“我也拿不准,你说,怎么办?”郭玉昕闭上眼睛想了想,才对着话筒说:“找‘圆珠笔’,他是活电脑!”

“圆珠笔”是袁竹林的外号,颜伯虎给起的。起这个外号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袁竹林太会过日子了,把勤俭持家、艰苦朴素这两句话发挥得出神入化。颜伯虎掰着手指头算过,自从哥儿几个一起拜在老干探姚个奇门下,凡是聚会、吃夜宵的时候,从来没见袁竹林结过账。人蹭一两回饭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将蹭饭进行到底,而且脸不红,心不跳。他还打着爱惜食物的旗号,把吃剩下的东西一股脑地打包捎回家。有一次,颜伯虎使坏,成心把几个师兄弟们招呼到一起吃饭,然后使眼色让高克己、郭玉昕等人先走,剩下他和袁竹林两个人时,他站起来一拍口袋说,坏了,钱包落在办公室了,让袁竹林等着,他回去取钱。出门之后,他便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心想你袁竹林等不到人来结账,还不主动掏钱买单?谁承想,等他抽根烟喝杯茶再溜达到饭馆门口,隔着窗户往里面看时,屋内的情景差点把他鼻子气歪了,袁竹林面前堆满了打好包的饭盒,正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呢。颜伯虎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赶紧跑进饭店结账。回头再看袁竹林,人家一点也没在意,拎起饭盒说了句:“怎么去这么久啊?”拍拍身上的烟灰,抬腿往外就走,颜伯虎气得哭笑不得,冲着他的背影骂道:“你真的就是一个浑身钱串子的财迷!”

看袁竹林的言谈举止和长相,他也就是个后勤处守车库、值班室看大门的命。但姚个奇却慧眼识珠,从人堆里把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主儿扒拉了出来。那是一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案件分析会,新老刑警坐在一起好几十人,会议开得烟熏火燎、热气冲天,错着缝儿的窗户从外面看就像个拔火罐,胡噜胡噜地往外冒烟,里面的人也伴随着这种气氛争执得灰头土脸。眼瞅着争论声越来越大,领导急忙示意双方暂停,听听坐在外圈还没有发过言的同志的意见。一般这种会议,在办公室里总会像大树的年轮一样像外扩散,分成两到三圈,有时候甚至更多圈。内圈的年轮比较老,所以靠着桌子有水喝,有地方放笔记本和钢笔之类的东西。外圈的年轮很年轻,就都围绕着老年轮一圈一圈地往外散,最新最外围的年轮靠着墙边,用腿当书桌把小本子放在上面记录。袁竹林此时就属于最外圈的新年轮,可他的一句话却震惊了四座。